

第三卷●小说集

沙汀文集

SHATING
WENJI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SHATING WENJI



沙汀文集

第三卷·小说集·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济生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沙汀文集
第三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25 插页 精7 平4 字数 313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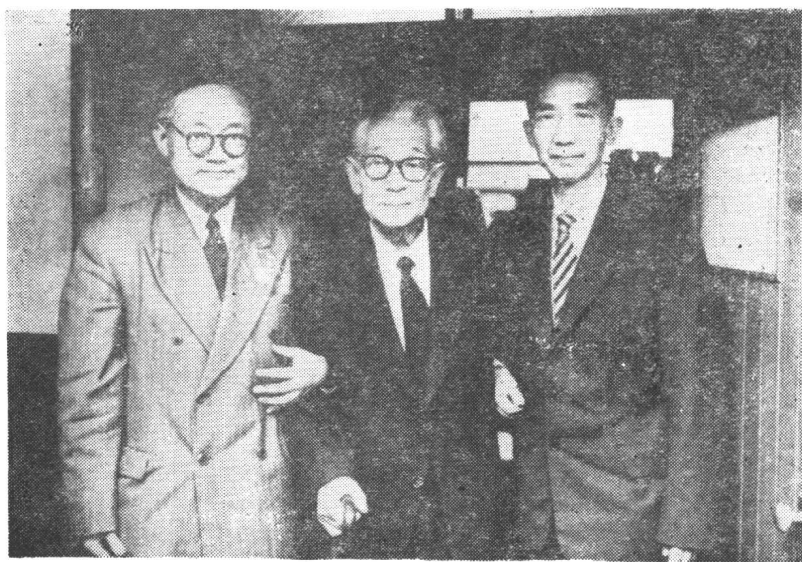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400册(内精装300册)

书号：10078·3828 定价：精4.70元 平3.05元



作者八〇年在四川第二次文代会上。



一九六一年三月与巴金、青野季吉摄于东京亚非作家会议期间。

一个老年的孤汉，因为那兵役到
 市（市，唐城都）外耽擱去了。但那里大
 有人隔之，素来作着同样打猎的
 道，也还是一个。他住了两个月，甚如常吃
 肉，只是又回转来了。但全篇不在此以
 后，去年人有所谓，而以其家庭，父母
 妻女而叙述。父母对地的有念，并能
 推倒，是极端的他气，推倒以及地双
 貌同的口舌了，所有人的指后，因为仁心
 帮助人去，而白衣以时，儿子回来了，
 中，儿子同的时，抱念，妻子在地里
 转回来，儿子心身胆的也。

作者书稿手迹。

第三卷说明

本卷收入短篇小说三篇、中篇小说一篇、长篇小说一部。皆写于抗战末期。

《替身》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《沙汀短篇小说集》；《播种者》选自上海华夏书店一九四六年版《播种者》；《访问》《闯关》和《困兽记》分别选自四川人民出版社版《沙汀选集》第一、二卷。

以上作品收入本书时，文字均由作者或编者作了适当校订。

编者

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

第三卷 目 录

替身	1
访问	15
播种者	27
闯关	39
困兽记	137

替 身

保长李天心这一天破了例，既没有去永兴烧房喝酒，也没有去唐三痰茶铺里，会同他的赌友，扯二十盘招^①；甚至，连平常那么喜欢的谢瓜瓜的粉蒸肥肠、都没有吃两笼，场刚才散，就提起一竹筒醋，一个大肚细颈的油罐，愁眉苦脸，忙着回转家里来了。

的确，这天在他也太不痛快了。一个外籍壮丁的家属，事隔一年，忽然拿起证件，从本乡赶来了，要他吐出一笔安家费；为了去年的优待谷，一个老娘子毫无顾忌的大吵大闹，躺在地上，抱着他的腿子拚命；而且，更糟糕的，紧急抽丁的期限已满，接兵连又派人来催了，乡长拍案大骂，限他明天一早补足欠额。

他还欠一名丁，这数目真不算大。因为按照本保适龄壮丁的比数，就是多抽一个也容易的。可惜没有一个人他好下手！他们不是他的亲戚，就是他的亲戚的亲戚，有的还同那些地位比他高得多的人有瓜葛。而这种种不可避免的人事关系，看来就象一张网样，他已经在里面胡碰了好多次了，终于

^① 纸牌的一种玩法。

找不到出路！买条子自然是个办法，简洁明了，付过款就作数；只是数目既大，又要现款，派起来不容易。说到估拉过往客商，本保正当山河大道，这个并不困难。然而，自从阴历二月初起，所有的挑担买卖，又几乎绝迹了。

保长有三十岁，又长大，又结实，白皙的面孔上有一些细麻子。因为小时候左眼睛弄坏了，他就特意架上一副通光眼镜。但是，这个虽然掩盖了他的缺点，叫一个陌生人不容易辨认出左眼睛有毛病，却又常常引起误会。因为每逢集中注意看人的时候，他总扭歪脖子，正象对准装满了一肚子不痛快，随时都会爆发一样。

现在，因为心里正不快活，他还多少带点凶相。他头戴金绒瓜皮，足登草鞋，蓝布单衫上罩着件钮扣完全敞开的黑棉马褂。一进院子，因为一连叫了两声没有反应，于是望定了厨房门，他就敞开嘴咆哮了。

“我怕啥东西给你塞起了呢！”他还在骂，当女人正从里面出来的时候。

保长太太是个门齿外露，嘴唇又短又薄的瘦长子女人，头缠黑色布帕，下面是一双镰刀足。粗细活路都行，心思比丈夫灵巧，父亲还是本保最有力量的一架大爷；而若不是这些，保长早就接了小了。因为她实在生得丑，又老是没有生育。

“就是粪桶，也系得有耳朵啦！”保长一直骂下去道，“亏了你杂种还在变人！……”

“骂够了嘛？”女人冷冷地切住问，在门边停下来。

保长叹一口气，不张声了。他有点厌恶，也有点害怕，当一瞥见她那两颗黄板牙的时候。然而，他一住嘴，女人就接着

说下去了，絮聒着这一天来她的忙碌：烧饭，砍猪草，赶娘娘会许愿，而最使人吃惊的是她替丈夫收到一笔款子。债务人是
个农妇，保长太太发觉她正卖了一点粮食回家，就中途把钱切留下了。

“杂种！拖了我一年了！”保长叹息说，好受了点。

“不是今天碰起，还要拖你个一年呢！”女人自负地接着说，“单为这一件事，就闹了大半天！跑回来，妈又到姐姐那里去了。才说给猪搅了两瓢吃食，你又喊冤！……”

“对！只有你在做事，我们都在街上操白鹤望颈！”

保长切住她，几乎又生气了；但他忍耐着，走近几步，把油罐和醋筒塞给她。

只等两手一空，他就顺势在一张躺椅上坐下了。这躺椅不是麻布绷的，代替它的是一串麻绳联成的竹片，已经放红透亮，夏天保长顶欢喜躺在上面睡觉。现在，虽然瞎忙了大半天，又饿，又跑了路，但他却不打算睡觉，连休息也不想。而他之躺下来，无非希望用用脑筋，以便找出路来，补足他的壮丁欠额。

然而，说到思考，保长是并不见长的。因为自来他就按照惯例行事，即便是用脑筋，也都简单得很。比如吧，每逢派款，他总要费一点心血的；但也并不繁难；某人冬天送过他几升白果，少派点吧！但又派不足额，而且是老实人，于是，照样添上，不再管了。诸如此类，真是等于白想！至于是否公平、正当，那是不在他思考范围内的。而他之不会想到这些，正如公鸡不会下蛋一样。

因此，现在他拚命考虑的，也只限于那几项早已想了又

想，颇为流行的办法：买条子，拉过往客商，或者向本保抓？而每项办法的难易，也都一目了然；就只后一项复杂点，因为当一涉想到它的时候，他就又立刻投身在那个人事关系的天罗地网里面，没一点把握了。也许动了肝火，也许思路挽了结痞，他忽然大声地自言自语起来。

“唉！”他生了气，一下坐起来了，“刘狗监四个儿子，一个不送，都要留着当皇帝啦！杨大万，你自己不出丁不说了，还要给老表撑腰！现在连痣胡子也都动不得了！……”

“霉了！”从厨房里，女人糊糊涂涂地插嘴叫道，“他个空子都怕！”

“你晓得个屁！”保长跳起来破口大骂，“已经同副乡长的舅子开了亲了！……”

哼了声气，他就全不必要撩起衣服，重又坐下去了。

因为正在洗刷灶头，女人没有顶嘴。但当丈夫重又爬进那个倒霉的人事关系的网里，而且继续搜寻出路的时候，她就摸出房门，用围裙擦着湿淋淋的两手，一连赏了他几句粗话接着她就问他，他这样瞎吵瞎闹究竟为了件什么事？

保长粗鲁地回答了她：因为被搅扰而感到恼怒，于是他又忤气地紧接着说

“这一下你该清楚了啦？他妈的！真想搁下来不干了！”

“啊哟！”女人瘪瘪嘴冷笑了，“说来说去，也才一个丁啦，就急得来狗跳墙！……”

“你会用泥巴捏！”唉声叹气，保长讽刺地喃喃说

“可惜我又不是塑匠！”女人并不示弱，而且，大有主见地说下去了，“这个也不敢撞，那个也不敢撞，九子痒你敢撞吧？”

杂种，听妈说的，他的光棍已经搁了^①！还差点吃柴块子！几个儿子都壮得象牛样，随便抓一个来都验得上！”

“你妈说的？”好不容易回过神，保长半信半疑地问了，“你妈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
“今天，在善堂里说的！讲他带了三老太爷的过。……”

女人絮聒着说明，但保长早已不在听了，他得到了个回忆。

这九子痒是一个土粮户，兼做青山生意，原是不足道的。三四年前，本乡的“三老太爷”，因为修造房屋，需要一个熟手采办木料，九子痒被选上了。而在次年年底，作为报赏，那地头蛇就送了他个光棍。于是，这同一个九子痒，得意忘形了，在一回派款上奚落了保长一顿……

“他们打伙做青山生意，”女人继续说，“背时的把三老太爷烧了！……”

“怪！”保长忽然懵懵懂懂，沾沾自喜地说了，“我怎么没听到呢！”

“你没听到！人家总还要专门为你传个锣嘛！……”

“好吧！”保长让步地说，带着决心站起来了，“你赶紧去热饭吃！吃了好去借枪，找人，今晚上就动手！……不过，我给你说，没要当肉告示哇？！就象前回一样，……”

住在同一院子里的保长的嫂嫂，走来还盐来了，于是保长就住了口。

当那背着娃儿的女人，回转自己的区域去的时候，保长太

^① 光棍：指哥老会会员，光棍已经搁了，意即已经被撤销了会员资格。

太对着她的背影瘪了瘪嘴；接着把那盐碟儿伸向丈夫示意，又瘪了瘪嘴，于是跨进厨房，动手热饭。但这并非一件烦杂工作，保长很快便已坐在厨房里的食桌面前，对着一大钵炒腌菜吃起来了。

现在是在抽饭后烟。保长太太，到父亲家里借枪去了。面前摆着一盏燃着的灯台，一包兰州棉烟，一根比告化儿还要脏，没有链条、只剩有一个纸枚筒儿的黄铜烟袋，保长一只脚踏上板凳的一端，象煞有介事地抽起来。若论家境，他的排场还该阔一些的，他有田地，有山场，闲钱也很松动，但却永远换不过节省刻苦的家风。然而，他在本保，生活也就算不错了，因为很多庄稼人都吃的大麦面，穿刷把裤子，用竹棒抽水烟。

保长一口口抽下去，十分自得；但他忽然提醒自己，再抽一口，他该找人去了。于是，更为慎重地装好了烟，将头一侧，把烟哨对准灯火上去；而当两颊深陷，烟哨被火逼得滋滋作响的时候，他猛的听见墙外面有人在用仄嗓子唱戏文，而且一路唱过去了。保长立刻辨认出这是谁，于是搁下烟袋，奔走呼嚎地追赶出去。

“蔡翁爷哟在朝陪王驾，”那人还在边走边唱，没有理会身后的招呼。

保长又气又恼，只好不叫唤了，跑过去抓住对方的肩头一车，而两个好家伙，就立刻对相了。这唱的人叫徐烂狗，保长的拜把弟兄，瘦小，精干，白净，同样生着些麻子，只是要多一些，也大得多。烂狗好酒贪杯，喜欢赌博，算得本保第一名道地的光棍。

烂狗身穿白色汗衣，下面是草鞋绑腿，肩头上搭着件薄棉

紧身。

“嗨，我怕是哪个呵！”

烂狗喷出酒气笑了，当他风车一样转过身来的时候。

“这个舅子！喊了你好几声，……”

“这怪我唱迷窍了！”切住保长的抱怨，烂狗更加开心地笑起来，“早知道是你老弟，用手一招，也要来啦！——他妈的！连挟耳朵的毛钱也输掉了！你揭地八，宝官的丁字九把你吃倒！换一个方向吧！满手的瘪十，连点子都拿不上！——昨天晚上又没有乱动手动脚啦！……”

“这龟儿子！你也说两句正经话哩！”

“好，说正经话！”烂狗赞同道，“借点钱翻梢^①好吧？”

扭歪颈项望了烂狗一眼，保长歪起嘴角一笑；随又叹了口气，于是支支吾吾地说了：他们弟兄家，银子钱没关系，下一场卖了粮食他就兑现。接着，他就提出自己的要求，请对方夜里帮一点忙；但却不肯说出帮忙的性质。烂狗慷慨脱略，又喝醉了，何况要紧的是那把兄弟已经答允了通融，于是跟定保长飘飘荡荡就走。

一到了家，保长立刻走进厨房把灯盏吹熄；而当他转来一看烂狗已经摊在马扎上打鼾了。这时已经挨近黄昏，暮色正在合围，陡起的山风吹得房子周围的树木哗哗作响。而正因为地段恰当平原山沟相接的峡口，春寒也就更峭厉了。那个搂着薄棉紧身的醉汉，刚才扑通扑通打了两个喷嚏，就又立刻倒下去睡着了。只是懵里懵懂的掳了掳棉紧身，希望能够多

^① 翻梢：意即把输去的钱再赢回来。

得一点掩蔽。

烂狗直到保长叫他才醒转来，这时街上起码已经打三更了。在他酣睡当中，保长又去找了两个人来，老表大舌头王敖和佃客胡子老苏。他们都已全副武装起来，只等候出发了。但这所谓武装，不过包括两支只有一夹子弹的步枪，一支不能连放的十响手枪，如此而已。

保长开始谈起今天夜里的任务；烂狗呵欠着，钻进厨房里喝水去了。

“所以，”保长接着说，当烂狗喝了瓢水转来的时候，“想来想去，只有在九子痒身上想办法了！他妈的！三四个儿子，都留着做种啦？！不管大的小的，抓他一个算事！……”

烂狗听得有点心不在焉，但他忽然纵声笑了。

“你怎么去撞鼓架子啊！”他说，已经没有了睡意。

“什么鼓架子哇？杂种带了三老太爷的过，把光棍都搁了！还差点挨一顿！”

“可惜又解释好了！吃了的吐出来，另外请二十席客，……”

烂狗一直源源本本地说下去，带着一种熟悉内幕的得意神气，而保长却已嗒然若丧，一屁股坐在马扎上了。但他随又跳了起来，“入的！这个怎么办呢？”他呼嚎着，随又扭歪颈项瞪着烂狗，“好了！我已经听清楚了！”可是烂狗并不住嘴，很想借这机会证明他的重要。

“是今天讲好的！”他俨然地继续说，“看来更搅紧了！生意还要往大的做，……”

“杂种起来听吧！”保长蓦地转身对准黑洞洞的卧室，破口

大骂起来。

现在，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老婆的错，因为如果她所传达的消息是确实的，或者她竟然知道了全部的经过，事情是不会这么样难办的，他一定已经另外想到了好路子。这自然有一点说不通，但他确实又是这么着想。好在女人早睡觉了，没有回嘴，于是他也没有尽骂。

“你好好地挺尸吧！”他放着尾腔，“我明天才跟你算账！……”

他感觉疲累地坐下去，可是立刻记起了问题还没有解决。

“入的！这个怎么办呢？！”他又一下跳起来了，扭起脖子扫了大家一眼。

大舌头扬起脸来，动了动嘴唇，似乎有所建议；但他搔搔后颈，又把眼光埋下去了。胡子老苏摇头叹气，甚么也没有说；倒是取出烟棒，在亮壶上抽起来。其间，烂狗闭紧嘴想了一会，然后很响地敞开它，一连提出几个替身，希望能够救一救保长的急。

然而，每一个名字才被提起，保长两句话就驳了。因为他是更精通本保的人事关系的，若其不然，他就一天也干不下去。加之，所有提出的人，他都早已想过的了。

“好了！不要再朝这方面想了！”他烦恼地加上说，“可惜你的脑筋！……”

“那么只有这样做了！”烂狗忽然灵机一动，“看么店子里歇得有客没有。……”

“有！”大舌头王敖神经质地说了，“有！……有！……”

“你不要开玩笑呵？！”保长大声反问，而若果不确实，似乎